

## 城市部落

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

### 磨难咖啡馆



大中小学的教师二十二年。著有杂书多种。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十年，当过

这是开在新泽西的一家咖啡馆，在小路的边上，很幽静。说起这家咖啡馆的店名，起得有些莫名其妙，古怪的名字，问了儿个人，才闹明白，照中国话翻译，应该叫做“磨难咖啡馆”。

怎么叫这样一个名字，谁还敢来喝咖啡？面对我们的大惊小怪，店家却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所谓磨难，一语双关：既是指磨咖啡的过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指人都有磨难，同样不是容易的。原来美国人也讲究名字里的微言大义。

“磨难咖啡馆”，在美国是连锁店。所以，别看店铺不大，里面的设备齐全，还专门卖印着他们自己店家标志的棒球帽和T恤衫，四周的墙上挂着巨幅的美国摇滚歌星的画像，其中我只认识鲍勃·迪伦，这时候他大概正在亚洲进行他的巡回演出。据说，晚上会有当地的歌迷在这里演出，不过，水平不高，属于自娱自乐。有意思的是，他们每天推出一种世界各地的新品咖啡，今天是肯尼亚的咖啡，这属于他们的经营方式或策略吧。

初夏午后的阳光下，非常温暖，不少人已经将桌椅和咖啡移到室外，伴着金色的阳光一起惬意地品味了。说起品咖啡，欧洲人常常笑话美国人，哪里是品咖啡，抱着那么大的纸罐子，简直像驴饮。美国人则笑话欧洲人小气，没有一点气派，那么小的杯子里，咖啡像泪珠一样的少，还要抱着喝半天。我不懂咖啡，也不常喝，因此无从判断其中的对错是非。这一天，进来这家咖啡馆，纯粹是入乡随俗，朋友是个咖啡发烧友，在美国生活多年，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且，常常在家里自己磨咖啡，说起咖啡来，自然道道颇多。

比起我们的茶来，不加糖和奶的纯咖啡要苦些，这也许就是店家店名所要蕴含的人生多磨难的意思吧。朋友这样说，我是同意的。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饮品，并且在饮品中寄托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我们的茶，早已经和我们的人生密切联系在一起，清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如今的美国人大概向我们看齐，也是如此了吧？只是，对咖啡其中

的苦味的独自揣摩和引申，是美国人自己的发挥。而由磨咖啡之难联想到人生之难，则是属于这家咖啡馆的发挥了。

我的这位朋友由咖啡引起的感慨，我自然更能够体会。他和他的妻子来美国已经十多年，都是从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在美国大学里各自读MBA，各自找到了工作，却始终云影一样各自漂泊，至今也不在一起。每次相会，只能靠飞机帮助他缩短遥远的距离，就这样，至今也没敢娶小孩。人生之苦，自然品味得比那些花好月圆的人要多。

这个世界上，是命运顺的人多，还是命运难的人多，谁知道呢？朋友用手指指周围的人，这样自问自答对我说。小小的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却很安静，只有我们两人悄悄地在说话，他们有的抱着电脑，有的看着报纸，有的默默愣神，不知道是属于幸运的还是多难的。咖啡馆，不过是大家一个停泊歇息的小港湾，幸运也好，不幸也好，人生的路都要接着往前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再幸运的幸运儿，也有不幸运的时刻，这才构成一个人真正的人生。所以，皱着眉头是一辈子，展开眉头也是一辈子；喝咖啡是一辈子，喝茶也是一辈子。

这家咖啡馆的店名引起我们一顿莫名其妙的感慨和议论，今天夜里，朋友就要乘飞机飞回他工作的美国南方，一切又是一个新的轮回。我们都不再说话，各想各的心事。真怪这家咖啡馆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惹得我们的心都沉重了起来，朋友竟然昏昏沉沉睡了起来，看来咖啡并不全是起兴奋的作用呢。

日头偏西，晚霞飘散的时候，朋友醒来了。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首打油：

别样小店名磨难，亦磨咖啡亦磨人。莫愁何曾花弄影，无奈从来雾遮身。梦里珠圆玉应润，江上雨急风自沉。人生不易天涯远，独饮方知滋味深。



机票博物馆正在捐赠中。沂源县人民政府顾问。为慈善家、捐赠有世界爱情邮票博物馆、蝴蝶和航空、最理想林一苇，童话作家、收藏家、装置艺术家、生活家，最想成

爱的风景 林一苇专栏

### 爱，一切皆有可能

30岁左右的人，大多知道2002年伊拉克曾发生过什么，那时，伊拉克的总统叫萨达姆。美国人磨刀霍霍，国际社会怀疑和大声地训斥着萨达姆，因为没有良心和道德的底线，无论萨达姆怎么解释——他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和国际社会就是不相信。后来，我想萨达姆也许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了，他知道末日到了，他的报应到了，面对惩罚的临近他没有丝毫办法，哦，有了，他开始写起了小说。

在萨达姆先生的小说中，有一个叫扎比芭的姑娘，扎比芭深爱着国王。在王宫宫廷充满阴谋，国家被异教徒侵略，国王困难重重的时候，扎比芭一次次把国王和国家从水火中拯救出来……

浪漫而天真的爱情故事。

小说之外，那年，伊拉克发行了一套玫瑰邮票。邮票一套4张，配一个小型张，小型张的名字为：梦中的玫瑰。寓意是：一切皆有可能。

这套邮票印得十分糟糕，简直就是供孩子玩耍的小画片的水平。可是，你别急，也只有这样，才证明这套邮票是真的。知道2002年伊拉克遇到什么情况了吗？除了石油换食品能勉强进行外，一切禁运。

即使这样，萨达姆先生还是怀着美好的期待印制发行了这套玫瑰邮票。

萨达姆青年时便投身铁血时代，我相信，那时，他是不会将事业的成功寄托于女人的。那个时候，他有的是血，有的是胆，有的是无惧，有的是智慧。那个时候他骄傲而勇敢，内心充满尊严；那个时候如果他想到爱情，一定是将爱情设定到成功之后，他将骄傲而完整的自己连同自己征服的世界拱手献给自己心爱的女人……然而，2002年的萨达姆，真的衰老了，面对环境的强敌他无能为力，甚至躲到防空洞的一角，写起童话——梦想着身边出现无所不能的爱情，出现一个扎比芭拯救他。

这个事实让人感慨与悲哀：一个再坚强的男人，艰难时，他内心里也自然对异性祈祷呼唤；而现实冷漠而残酷，爱情创造不了奇迹，

更不要指望从天而降神奇无比无所不能的女人。救男人的，是男人自己。救不了，就死。

小说和玫瑰邮票没有救得了萨达姆。仅仅半年后的2003年4月，伊拉克被美国和盟国部队全面占领，萨达姆不知所踪。年底，被捕。

但是，如果是善良的人呢？如果是善良的、美丽的、纯粹的、忧伤的、赤诚而纯真的愿望呢？“梦幻玫瑰”会帮助人们吗？我记得，有一个伊拉克少女就用这朵玫瑰在万水千山中找到了心上人。有一个库尔德人，就为了买这朵玫瑰从土耳其潜回伊拉克，不幸——在回来的路上他被伊拉克军队发现。军人们疯狂地向他射击，奇怪的是，那些子弹总是打到他的前面或者后面，终于，一粒子弹射向了他的胸口，他心里一疼，倒下了……等他醒来，他将手伸向胸口，他发现，是玫瑰邮票救了他的命——那一沓他买到后小心翼翼地放到胸口的玫瑰邮票，恰到好处地挡住了射向他胸口的子弹。



“梦中的玫瑰”以枯黄为底，我大胆猜测那是伊拉克广袤的沙漠，中间是一个深蓝色的让人猜想到是镜子的椭圆，深蓝的暗处有伸长了脖子的白色花朵。是水仙花吗？镜子的中间跃出两朵玫瑰。主图的玫瑰深红色，另一朵玫瑰洒了蓝。整个图案如梦似幻。再仔细看，黄的明亮和蓝的静谧产生了隐秘的喜悦和向往。那分隐秘似乎用神秘和梦幻告诉我们：一切皆有可能。

个别生活 易水寒专栏

### 老派单位



出过八本书，写过很多短文，密集反映时代进程。易水寒，七零后，河北人，现居长春，供职于某媒体。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让我有点眼晕。一边看一边发牢骚，这也太小资了。徐静蕾们的办公环境，工作内容，生活方式，交际方式离我十万八千里。虽然我所在的这个介于二三线城市之间的城市也有几个伪外企，但远没有成熟的外企生活。杜拉拉只能生活在上海、北京或者广州、深圳，而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也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想来祖国又伟大，那边厢已是“薪酬经理”，这边厢还在老套地称呼“会计”、“出纳”呢！

与杜拉拉相反，我供职于一家老派单位。这样的老派单位越往二三线城市越多，若是四线五线小县城，简直是常态。现在我描述一下老派单位基本生活方式，将来某一天，或许有点史料价值。

首先是老中青搭配合理。这些单位无论公私，人员流动性不强。不像外企，放眼望去，一水儿年轻人，三十岁就算老资格员工了。老派单位，四五十岁的老人、三十多岁的中坚、二十多岁的新手，各占一定比例。老的打压年轻的，但也会适时帮助他们，把生活和工作经验拿来共同分享。想想也是，年龄跟人家老差不多，该照顾的时候不照顾，说不过去，大家在一起，很像个大家庭。

其次是固守着喝酒、搓麻等原始的生活。外企白领们喜欢去打AA制的网球、泡吧。老派单位的人下了班，招呼一声，立刻三三两两，呼噜着奔向酒桌、牌桌。若赶上周末，喝一个通宵，赌一个通宵，也是常有的事。这种生活其实也是交流方式。同事之间有了点小误会，一杯小酒就解决了。但是大恩怨，旧伤疤，非但无法在酒桌上解决，反而越喝越隔膜，干脆互不扎堆儿，各找各的圈子。牌桌则是一个最暴露人性的地方，有的大

呼小叫，有的沉默寡言，有的大度宽厚，有的斤斤计较。对于斤斤计较者，其他人是反感的，甚至发誓再不跟他来往，但第二天还是要叫上他，大家的视野就这么大，离了他这个臭鸡蛋，还真凑不成局，只好捏着鼻子将就材料。

还有，上司和下属，彼此的关系确立非常坚固，难以更替。当官的好像一生都在当官，当兵的好像一辈子都在当兵。偶尔搞上一两次官样的竞聘，也是换汤不换药，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从这个部门挪到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天大的事了。升迁基本都是按部就班，论资排辈，像杜拉拉那样今日下属变明天上司的事，估计会在单位里议论好几年。

红白喜事大家办。某个员工娶妻生子或遭遇不幸，全单位的人都呼啦啦上陣，帮着忙活。不一定是感情处到了那个份儿上，而是不好意思。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去了，人家有事你躲开，传出好话说不好听。外企就不同了，今天在这里干，明天或许就跳槽走人，彼此连样子都不用做。

再有，就是关系简单又复杂，互相勾心斗角而又有点人情味。下属和上司，高兴了可以互拍肩膀，像兄弟一样递烟碰杯，坐在一起，外人往往难以分清大小王。其实领导不是不想装一装、摆摆谱，但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装还能装到什么份儿上？尽管他们各自固守着一条无法逾越的底线，心照不宣。

老派单位跟杜拉拉的外企相比，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只是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主要是时间磨出来的。时间一长，就有点亲情在里面了，能凑合的必须凑合。但老派单位将来会不会变异成“杜拉拉”，也未可知。若是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 希望哲学

看体育比赛的时候，有些念头会一闪而过。我有时也会势利地想，那些世界排名那么靠后的运动员，为什么还要来参赛？有菲尔普斯出现的比赛，别的选手为什么不索性弃权？那些在举重比赛中，按照自己的实力选择了较轻重量的选手，自打他确定重量的时候，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什么还要让比赛继续？还有伊拉克的选手，在奥运会上，穿着起了毛球的T恤和开了口子的运动鞋，带着眉宇间的阴霾，也还是要来参加比赛，比赛又能为他们改变什么？

按照通行的说法，是为显示体育精神，是听从奥林匹克精神的召唤，是为说明自己的存在，体会自己的参与感。但所有那些已然处于命运的劣势，却还是前来参赛的运动员，在所有这些浩大的、被集体灌注的精神路标之外，也还存着小小的实际的希望吧，希望奇迹发生，希望局势逆转，希望得到命运眷顾，希望某个刹那，命运的手指缝漏了一漏，倾泻出一些别人不屑的金沙，最不济，也能留下自己曾经希望过的痕迹。

有的时候，希望确实出现了。相比较那些“果然”，它只是为数稀少的“竟然”，但它还是出现了。当然，用“竟然”来修饰他们，是不公平的，希望或许早就由他们亲手锻造，蕴含在征程之中，但相比较更为强大的“必然”，那点希望还是太小了，可我们依旧紧紧怀揣，不敢有丝毫懈怠。

希望到底是什么？希望在生活中应当占据什么位置？在根据斯蒂芬·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迷雾》中，有一幕让人非常震撼。主人公和家人被怪兽围困，绝望之中，他开枪将全家人打死，轮到他自己时，枪里却没了子弹，他茫然地走下车，向着雾中传来怪兽声音的方向走去，却发现那是军方赶来救援的坦克。他过早放弃了希望。

而在另一部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虽然蒙受不白之冤身陷牢狱，却始终对未来怀有希望，他对自己的朋友说：“记住，希望是个好东西，没准儿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而好东西永远都不会消失！”

希望到底是什么？希望在生活中应当占据什么位置？在古希腊神话中，“希望”是潘多拉的盒子里最后一件东西；而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提出“希望哲学”，他认为“希望”不仅是人的一种意识特征，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现象。人的本质同希望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希望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人类需要，是“人的本质的结构”。希望是我们身体的部分，是我们的耳朵，是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的血液，我们藉它看到，凭它听到，靠它存活下去。

是的，在命运的赛场上，我们的排名太靠后了，我们不曾得到额外的眷顾，我们出征的衣服，远没有别人奢华，我们的希望太小了，但我们依旧紧紧怀揣它，像捧着并无第二的珍宝，不敢有丝毫懈怠。